

课外天地丛书·文学系列

现代小说名篇

北京大学中文系

曹文轩

主编

张丹

导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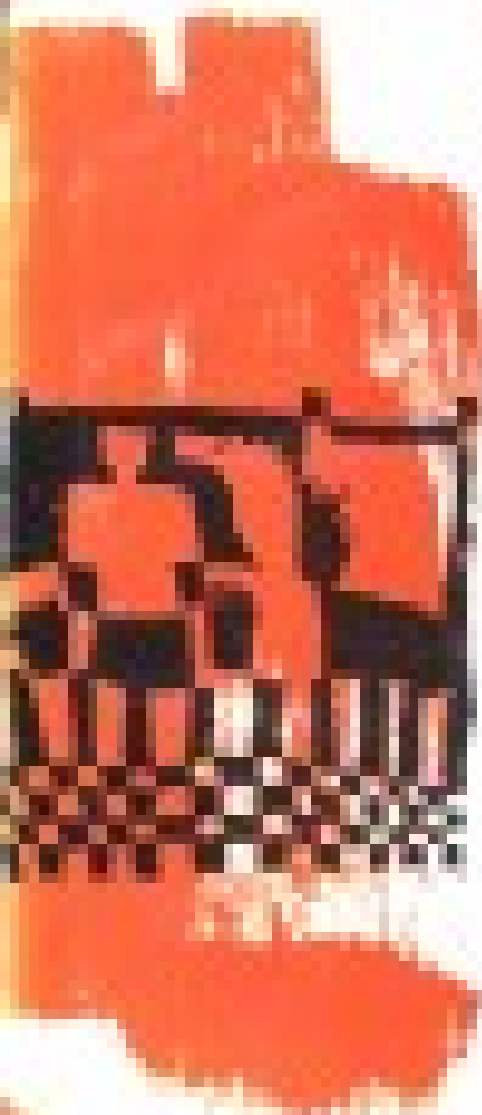


山西教育出版社

中国文学名著丛书
第三辑
第 10 卷

现代小说名篇

季羡林



中国文联出版社



课外天地丛书·文学系列

现代小说名篇导读

曹文轩 张 丹 主编

山西教育出版社

「晋」新登字 3 号

责任编辑 宋金龙

封面设计 马正华

课外天地丛书·文学系列

现代小说名篇导读

北京大学中文系

曹文轩 张 丹主编

*

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太原并州北路 69 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9 字数:192 千字

1994 年 10 月第 1 版 1994 年 10 月山西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

ISBN 7—5440—0454—6
G·455 定价:7.90 元

出版说明

《课外天地》是我社向广大中学生提供的一套大型丛书，目的是为了丰富他们的课外生活，使他们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他们在学习文化科学知识的兴趣。

丛书分数学、物理、化学、生物、文学五个系列，每个系列自成体系。

文学系列是这套丛书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各类出版物虽然林林总总，种类很多，但真正适合中学生阅读的，数量却并不见得多。中学生们由于知识和阅历尚浅，要他们在珠砾并存、良莠杂陈的各种出版物中挑选真正有益于他们身心健康成长的作品来读，实非易事。更多的情况是，他们或者盲从，或者困惑。于是一些平庸浅薄之作乘势而来，不但无益，反而侵吞了他们大量的宝贵时间。有资料表明，目前中学生们对古今中外的文学大师、文学名著知

之甚少，这种现象已引起社会有识之士的忧虑和关注。谁都知道，我国的中学生学业负担之重，堪称世界之最。因此，要他们在有限的课余时间，在十分繁重的学业之外，能够阅读到人类最精华的文学作品，引导他们在文学苑地里领略古今中外文学大师们的睿智和风采，这实在是我们出版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文学系列分外国、中国古代、中国现当代三种，每种包括散文、短篇小说、诗歌各一册。收在这里的，都是著名作家、诗人的代表作品。除作品外，按体裁每册都讲了相关的文学知识，分散在对各篇的分析中。对作家作品的精要分析，将使中学生们懂得，什么是文学鉴赏，引导他们感受文学作品的美，提高他们的文学鉴赏水平。

本书采用的是已发表过的作品(译作)，在此谨向这些作品(译作)的原出版者表示感谢。作品(译作)原文中的脚注亦予保留，以方便读者。至于作品(译作)原文中明显的排校讹误，我们酌情作了改正，这是需要说明的。

山西教育出版社

序

曹文轩

这篇序只围绕着这几本书的书名来做。这书名里暗含了三个话题——三个有趣亦有意义的话题：现代、名篇、导读。

1

“现代”，即现在这个时代，它是相对于“近代”、“古代”而言的。

当我们来阅读这些现代名篇时，我们需有这样一个意识：“现代”不仅仅是一个时间概念，它更是一个社会形态和意识形态的概念。这个“现代”已不是“古代”、“近代”的时间的被动顺延，它是历史在一个特定阶段的一次剧烈震荡和瓦解之后出现的新鲜状态。尽管历史是割不断的——“现在”含有“从前”，但，这个被我们称之为“现代”的时代，确实与它的过去做

出了猛烈的决断——这个决断是痛苦异常也是困难异常的。当我们回首它如何从“古代”、“近代”挣脱出来到了这个世界时，我们的心底深处定会有一种悲壮感。

在中国，1919年，永远是一个值得我们炫耀和让我们不敢忘却的年头。

“现代”的一个重要标志是这个国家和民族打破闭关锁国的状态，而开始与世界交流和对话。在此之前，它固然与世界联系着，但毕竟是在一定限度里。沙漠戈壁之上的漫长悠远、荒凉岑寂的丝绸之路，毕竟是一个狭窄的流通管道。更何况愚昧顽梗的近代是一个拒绝世界的时代呢？而到了现代，却是大出大进，与世界的联系方方面面地展开了。我们所面对的这些名篇，它们的创造者，几乎无一不是与世界融汇了的人。他们在充分地吮吸了中国文化之精华之后，又以博大的胸怀容纳和张扬了人类的其它文化。今日，每当我们评说他们时，总爱使用“学贯中西”这四个字，并为我们后来的狭隘的民族主义造成的寒伧、浅陋而感到自卑与无望。事实上，他们的光辉与伟大的奥秘也正在于这四个字之上。从这些名篇中，我们能深深地感受到它们与它们之前的文学作品相比，其一大特点是：它们所思考的，不再仅仅是中国的，而是人类的。

从思考中国到思考人类，这便是中国的“现代”。

进入现代之后，思想空前地丰富和发达起来。全人类创造的思想毕竟要比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所创造的多得多——哪怕这是一个最伟大的国家和最优秀的民族。再说，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中国与西方相比，进入“现代”，晚了许多年头。是现代思想激活了中国的文化。在这些名篇中所表现出

的哲学的、社会学的、伦理学的、美学的观点，已不是中国古代文化所容纳得了的。当人类的各种思想涌入这块土地之后，那源远流长却又被封建主义纠缠得苍老不堪的本土文化又顿时变得辉煌起来。这些名篇便作为“中国”与“世界”的融和，而永远地留在了中国的文学史上。

甚至于艺术形式，都是“中国”与“世界”融和的产物。小说、散文与诗，中国古已有之，但，我们现在所见的这些小说、散文与诗，和中国古代的小说、散文与诗已大相径庭，它们受到了外来艺术形式的浓重的薰染（“现代派”的文学更是如此）。

“现代”是大度的，广阔的，并且充满了哲学的情趣与意味。与“古代”相比，它似乎更加顽强地表现了个性，也更加厚重地表现了一种悲悯情怀和一种深刻的却不是绝望的忧郁情调。

阅读这些名篇的第一步，就是要懂得何为“现代”，要沉浸到一种现代感之中。

2

名篇的确定，一般来说，需要时间的检验。一篇作品在经过若干年之后，它并没有因为时过境迁、风吹雨打而黯然失色，而仍然还被看作是一件艺术品时，才可称之为名篇。

阅读名篇，是一种科学的阅读行为。一般人因为条件的限制或者不知阅读名篇乃为科学的阅读行为，往往逮住一篇阅读一篇，殊不知阅读二流三流末流的作品不仅事倍功半甚至还会伤害自己的欣赏能力。对于一些研究者而言，出于要

对文学史进行全面了解这样一个目的，他们的阅读往往变成了一种工作，一种任务，即使二流三流末流的作品也要进行阅读。而一般读者的阅读，仅仅是一种欣赏，因此，阅读应是经济的，也就是说，他能用较少的时间，获得最高质量的欣赏和最丰富的收获。对于那些有心从事文学创作而进行阅读的人来说，阅读名篇更是一件要紧的事情。名篇是经过无数专家学者研究、论证以及广大的读者的比较与鉴别之后而认定的。它们在思想与艺术上，都是第一流的。只有对名篇进行阅读，方可提高自己的艺术水准。“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不免为下。”前人早作了总结。一些人看书虽多，但由于不读经典之作，在二流三流末流之文字的汪洋里混来混去，时间既久，便将低级的艺术当成了准艺术的标准，并受其规约和感染，将自己的感觉搞得很迟钝，将自己的思维搞得很平庸，将自己的叙述搞得很俗气，写来写去，终究写不出一件像样的东西来。

读名篇还得细读，越是上乘的名篇就越得细读。只有细读，才能领略到其中的微妙之处。二流三流末流之作往往张牙舞爪，而名篇之魅力，正在于它们的一切是含而不露的。因此，阅读必须是仔细的。唯有反复进行阅读，方能得其奥妙。

当然，也有假名篇。《现代汉语词典》在解释“名著”一条时，颇有趣：所谓“名著”就是有价值的出名著作。出名不等于就是名篇，还得加上一条：有价值。光出名而实无价值的作品有的是。在此之前的几十年间，此类作品甚多。一篇(部)作品出来了，由于种种非文学方面的原因，竟名声大作，鼓吹文章连篇累牍，那浩荡声势，使人觉得这横空出世的作品，是空前绝后、千古不朽之作。几年十几年过去之后，人们终于发现，

这些出名的作品，虽然出名，但却并无价值。尽管因为种种原因，文学史上还依然给了它们显赫的位置，但事实上，人们再也不怎么相信它们为名篇了。缘此，在选择作品时，我们断然定了一条原则：那些没有价值的作品，无论它多么有名，也不选入；选入的必须是有名的，同时也是有价值的，也就是说它们确实是一些精湛的艺术品。

3

导读是危险的。因为称得上名篇的作品往往是复杂而丰富的，一厢情愿的简单的阐释和剖析，可能导致读者在阅读上损害了这些名篇的价值。然而导读又是必要的。导读对爱好文学却又是初涉文学的人来说，甚至是必须的。这些由专攻文学的人写成的导读文章，毕竟可以把一般阅读者引导到作品之中去进行欣赏。导读便是解说。这些解说多少还是能够向一般读者提供一点东西的。有了它的引导，总比独自懵懂地远望着这些作品不知从何进入为好。但，确实不能轻信这些导读文章。因此之故，首先是要阅读作品，凭自己的悟性和直觉不为他人左右地去感应它，然后再参考这些导读文章。

一些道理似乎应该一说——

美感与思想同等重要。

过去，我们阅读作品时，往往只注意它的思想，把思想看成是一篇作品的主要价值，而将作品的美感忽略不计，这是不合适的。事实上，有两大类作品，一类偏重于思想深度，一类偏重于美感。这后一类作品，并无让你在精神上感到震

撼的欲望，它只想给你一种高雅幽远的意境，一种如诗如梦的情思，一种使人身心惬意的情趣。前一类作品的价值在于认识，后一类作品的价值在于审美。它们的意义是相等的。这就像生活中一个懂得审美的人其人格质量绝不亚于一个思想深刻的人一样。

对被阅读的作品不必求一个清晰的判断。

阅读时，我们总习惯于用一句话或几句话将被阅读的作品说清说尽。阅读那些二流三流末流的作品，可能能做到这一点。但阅读名篇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其实，一般的阅读者大可不必一定要将作品说清说尽。阅读一篇作品，灵魂受了震动，性情受了陶冶，感觉不错，怡然自得，且又能说出一些关于作品的话来，这就够了。将阅读变为一种负担，失去欣赏的快感，大可不必。

丰富的感受应建立在丰富的精神预设上。

阅读时，从作品中感受到的东西越多自然越好。可是，光有“多多地感受到”这一主观愿望，并不意味着实际就能“多多地感受到”。能否“多多地感受到”，全看阅读者的思想是否丰富。阅读者脑中有什么样的精神预设，才能从作品中感受到什么样的东西。几个人同时看一篇作品，其中有的人连连感叹作品之妙处，而有的人则呆若木鸡，全无感觉。这是为什么？就是因为前者思想丰富，后者思想贫薄；前者能够对文学作品产生感应，而后者不能。所以说，阅读文学作品，需要有对其它知识的接受——这种接受愈广博愈好。

以上几点，也算是导读吧。

1993年7月于北京大学中关园

目 录

1	序	
1	伤逝	鲁 迅
25	桃园	废 名 ✓
37	萧萧	沈从文
56	迟桂花	郁达夫 ✓
92	梅雨之夕	施蛰存
107	微神	老 舍 ✓
123	春桃	许地山
147	期待	师 陀 ✓
159	封锁	张爱玲
176	永远的尹雪艳	白先勇
195	受戒	汪曾祺
220	绿夜	张承志 ✓
239	我的遥远的清平湾	史铁生
261	飞越我的枫杨树故乡	苏 童 ✓

伤 逝

——涓生的手记——

鲁 迅

如果我能够，我要写下我的悔恨和悲哀，为子君，为自己。

会馆里的被遗忘在偏僻里的破屋是这样地寂静和空虚。时光过得真快，我爱子君，仗着她逃出这寂静和空虚，已经满一年了。事情又这么不凑巧，我重来时，偏偏空着的又只有这一间屋。依然是这样的破窗，这样的窗外的半枯的槐树和老紫藤，这样的窗前的方桌，这样的败壁，这样的靠壁的板床。深夜中独自躺在床上，就如我未曾和子君同居以前一般，过去一年中的时光全被消灭，全未有过，我并没有曾经从这破屋子搬出，在吉兆胡同创立了满怀希望的小小的家庭。

不但如此。在一年之前，这寂静和空虚是并不这样的，常常含着期待；期待子君的到来。在久待的焦躁中，一听到皮鞋的高底尖触着砖

路的清响，是怎样地使我骤然生动起来呵！于是就看见带着笑涡的苍白的圆脸，苍白的瘦的臂膊，布的有条纹的衫子，玄色的裙。她又带了窗外的半枯的槐树的新叶来，使我看见，还有挂在铁似的老干上的一房一房的紫白的藤花。

然而现在呢，只有寂静和空虚依旧，子君却决不再来了，而且永远，永远地！……

子君不在我这破屋里时，我什么也看不见。在百无聊赖中，随手抓过一本书来，科学也好，文学也好，横竖什么都一样；看下去，看下去，忽而自己觉得，已经翻了十多页了，但是毫不记得书上所说的事。只是耳朵却分外地灵，彷彿听到大门外一切往来的履声，从中便有子君的，而且橐橐地逐渐临近，——但是，往往又逐渐渺茫，终于消失在别的步声的杂沓中了。我憎恶那不像子君鞋声的穿布底鞋的长班的儿子，我憎恶那太像子君鞋声的常常穿着新皮鞋的邻院的搽雪花膏的小东西！

莫非她翻了车么？莫非她被电车撞伤了么？……

我便要取了帽子去看她，然而她的胞叔就曾经当面骂过我。

蓦然，她的鞋声近来了，一步响于一步，迎出去时，却已经走过紫藤棚下，脸上带着微笑的酒窝。她在她叔子的家里大约并未受气；我的心宁帖了，默默地相视片时之后，破屋里便渐渐充满了我的语声，谈家庭专制，谈打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谈伊孛生，谈泰戈尔，谈

雪莱^①……。她总是微笑点头，两眼里弥漫着稚气的好奇的光泽。壁上就钉着一张铜板的雪莱半身像，是从杂志上裁下来的，是他的最美的一张像。当我指给她看时，她却只草草一看，便低了头，似乎不好意思了。这些地方，子君就大概还未脱尽旧思想的束缚，——我后来也想，倒不如换一张雪莱淹死在海里的纪念像或是伊孛生的罢；但也终于没有换，现在是连这一张也不知哪里去了。

“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

这是我们交际了半年，又谈起她在这里的胞叔和在家的父亲时，她默想了一会之后，分明地，坚决地，沉静地说出来的话。其时是我已经说尽了我的意见，我的身世，我的缺点，很少隐瞒；她也完全了解的了。这几句话很震动了我的灵魂，此后许多天还在耳中发响，而且说不出的狂喜，知道中国女性，并不如厌世家所说那样的无法可施，在不远的将来，便要看见辉煌的曙色的。

送她出门，照例是相离十多步远；照例是那鲇鱼须的老东西的脸又紧帖在脏的窗玻璃上了，连鼻尖都挤成一个小平面；到外院，照例又是明晃晃的玻璃窗里的那小东西的脸，加厚的雪花膏。她目不邪视地骄傲地走了，没有看见；我骄傲地回来。

^① 伊勃生 (H. Ibsen, 1828—1906)，通译易生，挪威戏剧家，《诺拉》(通译《娜拉》，又名《傀儡家庭》)和《海的女人》两个剧本是他的关于妇女问题的著名作品。泰戈尔 (R. Tagore, 1861—1941)，印度诗人和哲学家，1924年曾来中国。雪莱 (P. B. Shelley, 1792—1822)，英国诗人。

“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这彻底的思想就在她的脑里，比我还透澈，坚强得多。半瓶雪花膏和鼻尖的小平面，于她能算什么东西呢？

我已经记不清那时怎样地将我的纯真热烈的爱表示给她。岂但现在，那时的事后便已模糊，夜间回想，早只剩了一些断片了；同居以后一两月，便连这些断片也化作无可追踪的梦影。我只记得那时以前的十几天，曾经很仔细地研究过表示的态度，排列过措辞的先后，以及倘或遭了拒绝以后的情形。可是临时似乎都无用，在慌张中，身不由己地竟用了在电影上见过的方法了。后来一想到，就使我很愧怍，但在记忆上却偏只有这一点永远留遗，至今还如暗室的孤灯一般，照见我含泪握着她的手，一条腿跪了下去……。

不但我自己的，便是子君的言语举动，我那时就没有看得分明；仅知道她已经允许我了。但也还彷彿记得她脸色变成青白，后来又渐渐转作绯红，——没有见过，也没有再见的绯红；孩子似的眼里射出悲喜，但是夹着惊疑的光，虽然力避我的视线，张皇地似乎要破窗飞去。然而我知道她已经允许我了，没有知道她怎样说或是没有说。

她却是什么都记得：我的言辞，竟至于读熟了的一般，能够滔滔背诵；我的举动，就如有一张我所看不见的影片挂在眼下，叙述得如生，很细微，自然连那使我不愿再想的浅薄的电影的一闪。夜阑人静，是相对温习的时候了，我常是被质问，被考验，并且被命复述当时的言语，然而常须由她补足，由她纠正，像一个丁等的学生。

这温习后来也渐渐稀疏起来。但我只要看见她两眼注视